

玉磴集卷之二

啟秘亭記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天。地。有。大。文。焉。肇。於。宓。羲。盛。於。軒。轅。倉。帝。起。而。佐。之。蟲。書。鳥。跡。遂。開。籀。篆。斯。隸。之。祖。其。有。功。於。斯。文。甚。鉅。通。志。云。倉。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其。北。海。墓。中。後。李。斯。識。其。八。叔。孫。通。識。其。十。三。孔。子。至。齊。亦。嘗。訪。焉。而。墓。則。在。吾。邑。出。西。門。度。城。隍。板。橋。而。北。百。餘。步。地。素。瀦。水。滌。淳。爲。小。湖。予。

幼時曾文會於夏氏之別墅。見古墓巋然，衰柳澄波，掩暎於蒼煙白露之間。裴回憑吊，竟付往劫。至國朝康熙辛未，遼左劉公來令吾邑。瞻眺斯墓而慨然歎息曰：是其啟萬世文字之秘者耶？而令其蕪沒於蔓草夕陽樵牧躑躅於其上，非守土者之責歟？乃蠲吉捐俸，庇飭遺丘，通以橋梁，護以禪刹。周以長廊，而建新亭於其傍。會銀城李廣寧使君以事至吾邑，因顏之曰啓秘。其意雅與公諧。亭則東臨埤現，南連闔闔，匝

亭種菱芡芙蕖，與高槐疎柳雜花名卉，倒景而交蔭。使遊斯地者挹風泉之淪漪，樂魚鳥之游翔。若忘其在城市之側，而置身於西湖北渚之勝也。此亦天地之至文也已。嗟乎吏治之俗人也久矣。日勞其身於簿書期會之間，疲精役神以冀考功之上。最卽江山之勝概，賢哲之芳躅，等之雲逝鳥飛，無關人事。使懷古者有風流歇絕之歎焉。公以廉幹之姿，當吾邑之煩劇，庖解而蝸承，恢恢乎其不煩而理矣。才優於事，則有

餘暇政孚於民則有餘樂千百年久廢之遺蹟  
一旦煥若圖畫則謂倉帝啟文字之秘而吾公  
又啟斯地之秘可也公今以治最遷擢將去吾  
邑而又屬予爲記中央宛在顧瞻流連如別良  
友如望并州公之戀戀于斯亭也寧不戀戀于  
壽之士民也哉予老矣不獲登公之堂幅巾杖  
屨陪公爲城隅之讌猶能執筆爲文以慶斯地  
之遭追念昔遊遂同阿閔行見公去而亭留雙  
鳧雖遠遺愛猶存流風餘韻將與長堤綠水共

係邑人之歌思矣倉帝有靈其將式憑于斯地  
也夫

有節奏有法度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雖  
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

後遊嶼山記

戊寅孟夏八日予以貞疾四年入春少健欲重覽仰天石門諸勝兒輩恐予力剋予曰嶼山近在二十里盍小試焉相從者爲男箕箕孫洽王生共五人時新市一馬甚馴予攬轡欲乘兒輩以控馭爲勞別具一小車予不從箕四人共登車予揚鞭蹠躐意覺輕快行邨南六七里麥吐黃花桑柘交蔭南風獵獵纓帽吹綴項背脫付僕子日中顧影如髡僧爲之一笑體稍倦予復

登輿看簧乘馬回策便利少年善騎乃爾近山石徑犖确。予仍舍車而騎。同一僕先行。誤入西麓曲徑。登陟頗艱。然峪壑深遠。略足盤桓。茲山平漫無奇。山陰有高阜巋然。相傳爲紀侯塚。或卽焦恭得玉磴處乎。爲之慨想者久之。驅車踰山口。神廟上下兩層。村翁里媪。往來穢雜。坐憩無所。午暍鋪璣瑜神祠內。棟宇傾侈。像設漫漶。香楮殘灰。氣息薰薰。撲鼻。土人賣黍米粽胡餅。入喉如蜚。兒輩有難色。予曰。東坡不云。尙須口耶。以飢甚。強啖之。因念自少至老。茲山凡數至。昔日同遊諸君五六輩。或少或長。無一存者。憶壬戌上巳來遊。回首已二十年矣。仍疊昔韻。畱題廟扉而下。歸途經澗壑。沙磧爲山溜衝激。凝結成石峯巒。略具人拾一二枚。皆欣然。意得回望駢門諸山。秀色空濛。如沾襟袂也。

敘事瑣屑而局勢閎整的是古文老手

遊倉頡墓記

予性畏暑觸熱則暈作自嶼山歸體中小極旋復愈又二日晨起陰雲習習輕涼透肌膚欲一往觀倉頡墓之勝其地去予家可三十里因駕小車與兒簧共載北涉瀰水水舊齧北岸居人空邨徙水又轉蝕而南河流之變遷如是徙後下戶或致鉅萬起高樓甚爲壯麗予十年不至邑城沿路邨落整飭連阡接陌桑綠交陰婦子饁餉其中如觀盛子昭幽風圖也驅車過邑西

門茨車填咽予步行堤上百餘步堤傍蒹葭青翠彌望數晦有門東向北折爲禪舍東啓一小扉行長廊中復折而北又西行數十武跨水穹板橋北渡倉頡墓在焉予與簣肅揖再拜默然想文字所由始墓前建石亭右復置一草亭清流周匝紫萍錢小青荷盂圓高槐疎柳倒影垂陰此墓宛在中央也東臨城隍隍池亦種芰荷堤上柳蔭披拂行人車馬絡繹頗有大堤上河之致吾邑甲乙之際頻經兵燹廢堞荒壟久付

劫灰。國家五十餘年休養生息又值良司牧雅意前哲脩舉廢墜城闈風景全似江鄉矣雖物理之廢興有時豈不以人哉南行循城隅右爲李少司寇園予少時曾讀書于其內今已荒廢不可遊息左爲魏中翰別墅簣兒先一日在城來侍憶予初遊時松檜如簪桺拱把穉藤糾盤如蚓砌下鳳尾松僅尺許已經十有八載矣中翰去世歲已再閏昔日同遊並作古人予以白首重來裴回於新篁綠樹之間松檜叅天幽

藤蔽日。鳳尾松高已。覆簷令人安。得不速老耶。  
午。曷與崔子眉瞻。趙子仲龍及兒。箕箕共憩石。  
床。曲槐下。旋登水閣小寐。醒而出郭南行。可二。  
里餘。會飲于宿影亭。時趙子伯龍以病起。先至。  
亭爲眉瞻舊業。負郭田園。柴門老屋。笋初萌。荷。  
乍展。魚鳥閒適。僮僕欣然。門內醪醑垂陰。數十。  
步。曲折達亭畔。炎曦不入。香雨襲裾。長夏支枕。  
頗憶菴溪清夢也。戊寅四月戊午。拙石老人記。  
昔人讀醉翁亭記。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

才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以此文方之。未  
易區別。

九日飲新雨臺記

蘇東坡云。人生惟寒食重九不可虛度。予常有  
味乎其言。生平值兩令節。或選勝。或招友。攜榼  
命觴。非大風雨與疾病未嘗廢也。庚辰九日。雨  
霽薄寒。停午又復暄暖。篔在郡城。篔偕一少年  
野飲。脯刻篔乃命僕煮市酤炙。蟹。鵲布席於新  
雨臺而偕飲焉。先一日以秋稅不及格。諸男皆  
列名朱符上。纍纍呼號到門。或及格矣。以火耗  
短少。而朱符又至。計典質已罄。乃粥新菽于市。

彼富家翁見吾粥之多而急也。則又濶斗賤值。而不肯速收。遂減常值以予之。此二事者。吾家蓋視以爲固然也。予生而長貧。五六十年所被。催租朱符。不知其幾十百矣。新粟利求速售。而被括所見。富家翁不知其幾更換矣。而吾之貧自如。未嘗廢吾譙飲也。予白髮頽然。篋亦華巔。穉孫五歲。曾孫且八歲矣。是日來嬉于吾側。則吾之衰殘亦已久矣。又何能以擾擾者減吾樂哉。至于江山之寥廓。草木之變衰。丹楓黃菊之

璀璨。吾不具述也。因就吾耳目之所見聞者。以爲記。庚辰九日七十三歲老人書於晚讀堂。

最適意時。遇敗意事。處之泰然。所樂非窮通先生固別有懷抱耶。

七夕偶記

庚辰七夕晨起。殘暑初褪。涼雨輕灑。予着白布  
單衣。命一小奚持傘相隨。尋村東曲徑。步屨於  
阡陌間。禾黍半熟。豆花綽約。陶淵明云。道狹草  
木長。晨露霑我衣。景事宛然。目中也。午後命童  
子刈青草。飯牛於槐陰下。一黃犢齧噉頗健。時  
槐花盛開。涼風颯然。金粟簌簌落牛背上。予甚  
樂之。晡後老妻理瓜果酒茗。以祝天孫。予陶然  
徑醉。笑謂吾兩老人六十年來。面皺髮宣。若此。

王礎集卷二  
試於蔚藍深處看今夕牛女容顏較去年何似  
少焉細雨濃雲幕歷沾灑如施十重步障也七  
十三歲老人記

邨莊佳境閨房樂事寫來如畫

析箸小記

予有三男篋以甲寅歲補博士弟子員年已三十予將舊產析而爲三篋得其一居宅前後析而爲二篋得前半焉其園圃各織悉均平而予計畱地六十畝養老篋篋皆幼小未娶予尙與之同爨又數年予皆爲之完娶各失其前妻予又再爲之娶又相繼補弟子員篋亦登第仕于朝乞假歸里而予亦年過六十日就衰老遂以前所畱養老田六十畝分給三男而令篋篋異

居箕涕泣不忍與箕割予諭之曰無容也分而和則分也。猶如其合也。合而競則合也不如其分也。且家人口語參差能保其不小有言乎。于是取舊業兩析之而予同老妻二人婢四人廚嫗一人小使二人共計口九每男歲給雜糧十有二石月俸錢五百綿三十斤歲寒各爲釀酒一甕銖兩必均不以貴賤殊也。議已定箕又以已西莊所自置田四十畝爲老人費計每歲租入糧十五石錢八千柴草二千斤予堅不肯受箕踞而言曰老人窮苦一生而晚歲尙不稍自從容乎况分例已定卽欲額外向兒輩索一文錢俗情寧免盼盼耶予見其情詞剴切因勉受之連年值粟價昂而予詩文酒藥之資頗少足自給雖在兒子此意何可忘也

田園闢茸却寫得溫厚爾雅酒肉帳簿皆爲至文矣

復讐記

楊龍泉名獻恆以字行益都楊加官之子也濟南有楊開泰者寄居青州之海晏門與加官有隙加官往詈其門開泰素以貲自豪好與上官諸猾胥結納因訴加官於撫臬移文提訊加官先遣人求援於濟上故人開泰要得之給加官至王舍莊由小徑南下率兇徒數人歐加官血肉狼籍罵不絕口以死而龍泉捶死復甦開泰因潛匿反使其弟誣龍泉以殺兄事羈縻省會

不得歸時、新置三省總督龍泉乘間上控、移青州司李勘問、乃得旋里、見母妻一痛欲絕、泊審得實、開泰卒以賄免、而屬臬吏催提龍泉入省、將甘心焉、值督撫東巡、至青、龍泉叩首出血、以訴、弗聽、訴之本府監司亦不聽、于是拜別母妻、曰、父讐未報、誓不生還、但此去恐殘虎口耳、灑泣呼天、旁觀者不能仰視、乃至濟下、佯與開泰和解、而潛遁至都門、上章通政、發東撫勘問、開泰偵知、賄屬都押吏沿途索金錢鎖鑰鞭箠備

極慘、毒哀、旬、僅能自活、迨四司李會鞠、冤抑昭雪矣、開泰又入重賄、止斷瘞埋銀四十兩、偪龍泉領受、龍泉乃貯金典肆、父骸不封、仍赴闕、叩闈控、連登州之吳司李、開泰又與吳合謀、賄上官、以妄控抵龍泉罪、笞四十、城旦、魚丘未行、而開泰與其子承恩謀、必殺龍泉、以杜後患、復訟龍泉於臬司、而潛遣承恩至青、與提押吏合謀、龍泉潛知之、乃持鐵骨朶、並佩一利刃、夜造其寓邸、穴紙窻、以窺見燈火熒熒、承恩與諸吏

造。勝。耳。語。龍。泉。狸。伏。暗。中。以。埃。值。承。恩。偶。出。便。  
旋。遂。以。鐵。骨。朶。擊。之。應。手。仆。急。拔。佩。刀。斷。其。喉。  
又。抉。其。目。睛。啖。之。血。淋漓。滿。衣。襟。大。呼。曰。父。讐。  
得。報。矣。市。人。皆。驚。起。龍。泉。歷。言。其。殺。父。之。故。情。  
辭。壯。烈。聞。者。無。不。扼。腕。稱。快。抵。晨。赴。縣。自。首。縣。  
令。陳。食。花。壯。之。移。文。督。撫。又。驗。所。封。銀。印。識。無。  
動。於。是。嘉。其。復。讐。之。義。遣。戍。作。黃。縣。驛。云。

描寫情事筆底栩栩欲活敘述之文獨能卓  
絕也

紫薇池記

池之初非以爲池也池之西吾壯時所種松憶  
如指耳歷四十年而松尺圍餘矣歲在丙寅吾  
年迫六十因建雪根亭于其中而吾老矣池之  
東吾五十歲時所種松憶如指耳今又歷二十  
年而松已拱焉回憶建亭時而吾又加老矣念  
歲序之如馳而壯與衰其頓殊矣松間隙地初  
亦欲以爲亭耳篋曰二亭耦非宐也池之可于  
是沙灰維均糝以土精木石交加築之丁丁陰

閉陽藏潛地成形。伏卵鍊汞癸甲四更。畚土見胎質。壙且凝。風吹日爍。蓋歷久而吾池乃成也。由是坐亭中以望池。長松倒影。綠竹披拂。波光上下而亭若爲之動搖焉。恍疑置身輕舫之上。而渺然有江湖之思矣。池畔有紫薇一株。開正燦然。影落池中。又若紅袖翩翩而立于鏡臺之側也。遂名之爲紫薇池。匝池松竹交蔭。而獨以紫薇名者。誌吾池成之時也。語曰。十年之計。樹木又見人。當少壯種植。雖晚暮猶受其蔭庇。而况乎修德績學之及時者哉。是爲記。戊寅七月下浣。

感慨淡宕全以風韻成文

莎墩小記

戊寅春暮予病小減行飯蔬圃之東有松十三  
株接葉連柯依垣離立雖重陰交覆而遊止不  
暢予乃命僕鏟除牆址松徑展拓行吟坐嘯心  
目爲之曠然傍有鶴困久廢弓坯堆累雨漬則  
仍爲土耳因於兩松交蔭之際砌爲圓墩高三  
尺傭二人翌日而畢莪以莎綠茸茸覆其頂予  
嘗憇息其上朝曦午轉夕陽西下松翠沾衣炎  
景不流遠瞻平疇綠野芊緜近則園花競燦紅

玉壺集卷二  
紫掩映於林薄之間。墩下疏畦縱橫若方罫。汲  
泉灌蔬。燕尾分流聲泠泠。然如激玉。其清響亦  
足樂也。予仰而望俯而思。如坐蒲團。如臥月規。  
亦可以遠絕塵壒而油然自適其適矣。此亦放  
翁累土汲水意也。墩雖小鳥可以無記。

寒征記

丁丑十二月二十日大風奇寒。路斷行旅。飢鳥  
伏息而不敢翔。簣適以邑乘。事有約如城。攜一  
小奚策蹇得得逆風而去。北行將過瀾水。艸橋  
劣足通人兩岍。黃沙漫漫撲面如鏃。行者如在  
五里霧中。夕陽黯黯欲墮。而風聲愈厲。予爲之  
竟夜不寐。簣年踰三十。未嘗一至縣署。旬日之  
間。兩謁邑大夫。頃與予言。入官衙輒爲面赤。嗟  
乎。士無求則貴。此豈有所求耶。抑有所不得已。

而爲此也。昔孔極侍郎途行遇雨向一叟借油。衣叟曰：某風不出雨不出，寒不出暑不出，未嘗蓄油衣也。孔爲之悵然自失。斯人也，乃自貴其身如此哉！亦足以媿夫勞勞亭下往來而不知止者。

使人之意也消。

李將軍全青紀事

李將軍名士元，字小溪，直隸通州人也。生而長身鐵面，有膂力，以膽畧自雄。由行伍積功，至偏裨，守備青州。值明季州縣吏率抑制武職，士元鬱鬱無所施。而益都西鄙岸青、泰河諸山多伏莽，往卽捕獲。地方賴以小靖。崇禎壬午冬，滿兵畧地東省，士元登陴誓守。當城西北隅之庠圯處，其地直范公亭後，林木蒙翳，而敵兵萬騎陣於堯山之溫家窪。潛度地形，越三日率衆東去。

王初身卷二  
城守者皆解嚴熟寢。士元獨不寐。至夜半聞城外村犬狺然。俯堞而窺。則甲聲錚錚。人語窸窣。敵兵已至城下。士元大聲疾呼。守陴者驚覺。皆走散。士元立馘一人。乃止。急燃火礮擊之。騰而過。不能中。黃指揮桓立陴間。放萬人敵。皆頓地。熄。士元力既絕。人乃倒提礮尾。以氈帽窒其口。附堞而發。而桓以束薪投城下。擲炬。燹萬人。敵響如轟雷。雲梯壞。攻者殲焉。敵兵雨射城中。桓與士元比肩。皆袒而立。桓應弦殪。士元屹然不

動。而意氣愈壯。抵明。敵兵以城堅不可攻。拔營東去。城中百姓皆以手加額曰。微將軍。城其屠矣。明年癸未三月。滿兵大衆西返。去郡城六十里。下砦于瀾水之涯。四十餘日。而明懷宗遣重兵護衛衡藩。督師范志完頓兵王乘埠。鍾將軍軍曉東門。經畧王永吉。趙敬塘。軍車轅門。總兵劉澤清駐師古西關。相聯絡爲犄角之勢。衆凡數萬人。日視敵兵焚燹。燬廬舍。牽持子女以去。莫敢誰何。而澤清一部尤橫恣狡譎。反首鼠兩

端爲襲城之計。乘夜假冒滿兵攻城。士元亦備  
預甚嚴。燃萬人敵。焚殺百餘人。遂緣夜遁去。踰  
年甲申。是歲爲崇禎十七年也。三月。李自成陷  
燕京。僭尊號。建國曰大順。改元永昌。所遣僞官  
姚將軍。以五百人填青。皆鐵衣繡鬚。以紅帕首。  
勢焰張甚。而藩王家有獻女爲其小妻者。城  
中惴惴不自保。未幾。吳三桂由寧遠抵關門。合  
滿兵。蹴燕都。自成西遁。士元所遣急足偵探者  
一日夜至青。士元私計賊覘知。非內潰。卽外逸。

青人必懼其害。傍徨計無所出。而姚將軍適以  
是日開讌於邢尚書宅。士元率其麾下健卒數  
十人。若將進謁之狀。姚倉皇離席起立。士元直  
前。躡身越几。斬姚於座上。其左右皆披靡。士元  
大呼曰。爾知吳某引滿兵百萬。已滅闖賊乎。動  
者視姚將軍。願畱者聽。不著解甲去。是時城中  
萬戶無不屏息以聽。士元於是介胄入。見衡王  
曰。神京失守。闖賊西竄。社稷無主。中原鼎沸。王  
親憲皇之子孫。據全齊形勝之地。山東豪傑荷

三石集卷二  
三  
戈礪刃大者數萬小者千百爲羣引領以望王  
義師之起勝兵百萬可傳檄而集南塞大峴之  
口北扼河濟之衝鼓行而西以光復我明舊物  
將見燕薊士女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誰復有  
與大王爭衡者不然今坐失事機萬一瞻烏靡  
定異姓代興彼時下尺書以徵王王豈能長享  
藩封乎王素懦又恪財自封趨趨不敢對士元  
知事不可爲乃棄官怏怏歸里俄而 大清定  
鼎燕京遣柯海兩固山安集青郡士元亦隨行

至青踰月而有趙應元之變應元爲自成餘黨  
持僞符乘傳至青太守張文衡出迎而應元聲  
言報謁隨文衡肩輿並從卒數百人擁入門者  
不能止因據城以叛殺總督王鰲永而欲挾衡  
藩南渡王不從事出倉卒人情洶洶柯海兩固  
山以士卒少檄集諸路兵圍城欲請禁旅以濟  
師士元方勦高密土寇聞變疾馳至青入諫兩  
固山曰城中居民皆脅從非誠心附賊脫大兵  
一至城破則玉石俱焚濫及無辜其若全城子

姓何。曰：卽如君言，計將安出？曰：應元以敗亾之餘，詐有青州，本出願外，觀其入城，封府庫，禁殺戮，其意蓋欲全城以待撫耳。但以騎虎之勢，急則致死，緩則可以計圖。某將以利害禍福動之，諸公但按兵以待，其計如是如是。皆曰：諾。遂緩裝徒步通謁。應元素熟士元名，歡然出迎，曰：君欲爲兩固山遊說耶？曰：亦爲將軍計耳。將軍據青已月餘矣，孤城自畫，不能拓尺寸地，以張威令，將坐守青州，南面以自王耶？抑或藉朝廷之

命，專制一道之爲得也？將軍士卒不滿千人，爲將軍城守者，不過攝將軍威，目前爲自全計，非能拊循而用之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可援，兵外集內變，將作必有以將軍爲奇貨者。譬如穿中之虎，坐受縛矣。應元士卒少，又傳禁兵將至，不無內恐，聞言色變，曰：將軍爲我謀奈何？曰：是莫右與諸帥和，而令撫軍公疏請於朝，言公入青州，祇以總督虐民誅之，其餘不戮一人。今復以全城歸命，天子則通侯之賞，可立至矣。應元

日惟君命。士元乃導應元出謁諸帥。而令以甲士數百人隨。是晚遂令應元張筵招飲。讌於郡北門之瞻辰樓。隨從者止許各一人。叅議韓昭宣素勇健。專席坐。應元軍師楊王休與士元各東西相向坐。而應元與士元貼肩坐。以示親暱。至則鑽刀歎血而誓。柯海兩固山各伏兵城外。以俟。士元業先與城中居民約。聞礮聲則啟扉。再則各家以牀几之屬頓中衢。三則闔戶寢息。聽街市有聲。勿譁。時夜漏二下。酒酣樂作。金鼓

喧。蜀與城柝相亂。而礮響忽發。士元佯愕然曰。此何爲者也。應元曰。豈營卒有竊發者耶。行誅之矣。及再發。士元起謂應元曰。君當有他謀矣。信誓旦旦之謂何。而乃中變乎。應元方錯愕。無以應。倏而三發。士元乃以左手握應元右臂。怒目左右視。僞爲與應元耳語。狀因攜手至睥睨間。俯喋欲語。以右手掣刀斬應元於城上。而昭宣以銅鑼踏王休於座。從者潛抽利刃。所殺凡數十人。餘皆散走。而三礮時先約伏兵殺守門。

卒納我軍諸從賊以通衢什器隔閔無一人得脫抵曉居民啓戶見屍橫於市方籍籍言今夜三鼓李將軍已斬趙賊首矣方是時微士元計以重兵圍城困獸猶鬪勢必多殺良民則活青州之數萬生靈者非士元而誰哉事既定部牒新選一叅戎至士元仍遁跡田里後二十年有人於燕市中見士元粥馬絡以自給云

論曰自巳卯兵興以來山左隳壞名城數十而青州屹然金湯李將軍力也將軍備青時年不滿三十乃三全青州論功當封而位不至叅遊

豈當軸者忌才壅於上聞耶抑如田疇輩功成不受爵賞耶予嘗登青州西城睥睨間堯山峙其北澗水帶范亭抱城而東河山不改樓堞依然一老卒爲指點李將軍却敵及黃指揮死事處未嘗不低回不能去蓋天下之平久矣迄今五十餘年通志旣軼其名青人士多有不知將軍姓字者嗟乎昔文帝謂李廣曰惜乎子不遇時將軍遇其時矣厥功甚偉而淪落不偶遂令

英雄坐老市廛間。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朱晦菴夫子云。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此能得其神氣。而馭之。自上元以後。便是另一種筆墨。但世人眼孔小。不能出時代之外耳。青州至今。室家晏然。人民按堵。皆將軍之賜。乃當時不有其功。今日人忘其德。爲天地間一大不平事。先生奮筆記述情事。犁然須臾。如見表幽闕。微酬勛報。德寔苦心厚道。讀者不察。止謂其可與書。張中丞傳後。王彥章畫。

像記諸篇。爭勝筆墨間。雖曰知先生。吾不信也。

菊說

丁丑九月自鉏園有菊二種一爲青紺色一爲  
紫色予獨坐其傍客有過而謂予者曰此非色  
之佳者予應之曰相菊者豈以其色之謂哉百  
卉凋晚香秀花之有隱德者也德可貴則愛之  
矣辟之高人逸士奚必衣服粲粲乎古今之愛  
菊者莫如淵明公生於晉宋之際高隱不仕嚼  
然塵壒之表固人中之菊也以菊之遲莫幽貞  
有侶於已顧影裴回屢形吟咏曰采菊東籬下

王磻集卷二  
三  
曰菊爲制類齡何嘗論其色哉。至以色論菊而淵明之意益悠然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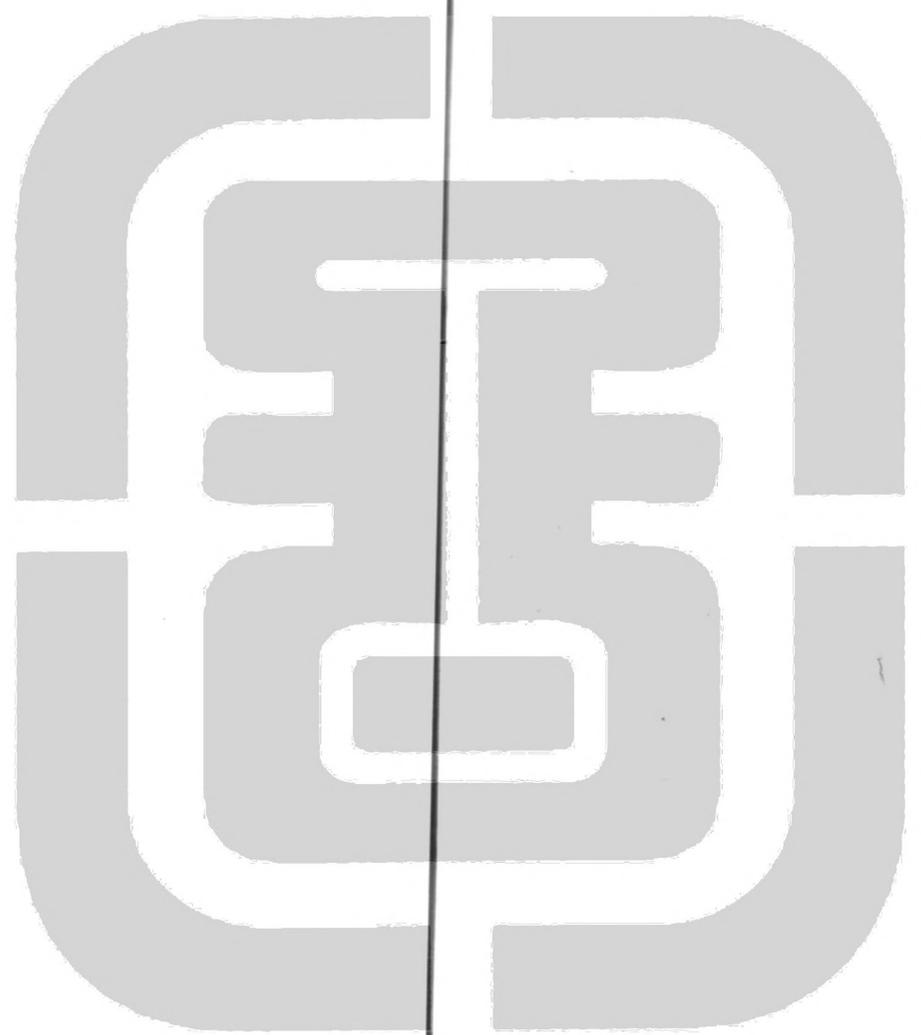
人中之菊一語無人道

後菊說

余性愛菊而嬾於修治每歲乞數本以自娛。丁丑九日乞菊不得以養菊者九日爲盛賞之時故艱於乞人其實花方蓓蕾耳。至十九日方購得數株開始璀璨矣。宋人亦以是日爲重陽。予於菊固未嘗負也。鍾退谷詩云。辟彼黃花說重陽。重陽幾曾見花黃。九日不過競於其名耳。世之趨名而不求實者。寧獨一菊哉。

寄託甚遠

王右軍集卷二  
三



程